

繁昌記

六篇

~~BB~~
1048
6

逍遙文庫
文庫6
1988
6



地
12
6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繁昌後記初篇

蓮湖浪人靜軒居士著

天堂地獄將為有耶將為無耶為無即無為有即有
乃佛家亦有大小二乘之別以有無為要以其不可
究竟也且思人無心則已矣既已有之一念之動不
能無善惡也善則生天堂惡則陷地獄蓋心外無天
堂身外無地獄苦即阿鼻樂即淨土事外無蓮邦物
外無泥黎傳曰万物皆備於我天堂亦物也地獄亦
物也則一念之微其可不慎而戒乎哉天保九年臘
八之後居士為債主所迫現受捺落之苦苦亦甚矣

欲不死得乎因生蓋棺矣嗚呼樂哉顧笑生前一片
之三途滌心至死未休勸善懲惡筆以為後記嗟夫
三界万靈幸有取焉豈無少益於獄乎庶幾平等
利益因此功德生天堂是居士本願也

八大地獄

如是我聞瞻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地獄一曰
等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叫喚五曰大叫喚六
曰焦熱七曰大焦熱八曰無間謂之八大地獄且每
一獄各有十六所苦境通計一百三十八
等活地獄此中罪人互懷害心若適相見如獵者逢

鹿各以鉄瓜ヲ毆裂獄卒以極利刀分々割肉如厨者
屠魚肉凉氣來吹尋活ヲ如故歛然復起如前受苦或
云空中有声音此諸有情可還等活或云獄卒以鉄
杖打地唱云活々

或曰妄語虛誕世吹法螺莫佛甚焉都魯謂虛誕曰吹法螺按
法華經云吹大法螺

居士曰不然矣世間欲人逐利亦猶獵者逢鹿汲
奔役馳慾心互毆以裂心思以燥血肉豈不極利
刀分々割肉一般身心萎茶到夜方纔休歇睡夢
一會曉風來吹空中有聲鴉叫啞々便此諸有欲
歛然復起受苦如昨等活地獄即是何必待到閻

部洲下一千由地而然乎

黑繩地獄在等活下獄卒執罪人卧墊鉄地以墊鉄繩縱橫縛身以墊鉄斧隨繩切割或以鋸或以刀作百千段屢々散在有熱鑊駈罪人令負鉄山從繩上行遙落鉄鑊摧煮无極

人無智然居高職無錢然謀大利他凡爲機變之巧不落鉄鑊者雖有寡爲傳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間中黑繩即有之且顧思予半世浮浪困厄中畜數口眷累東借西乞冬而典之夏而贖之工夫百端以活一

日以度一月噫累負山活行繩居士生前陷黑繩亦久矣

衆合在黑繩下諸獄平手執器械駈令入山間是時兩山迫來合押身体摧碎血流滿地又有熱江漂罪人有身沈沒如重石者有舉手向天號哭者久受大苦無有人救之又獄卒捉罪人置刀葉林而見樹頭有好端女招之即攀樹葉刀割身方纔上得則女却在地眼送秋波瞧罪人叫声何不來迨何不來抱罪人見了欲火愈熾着地復下刀葉割身如前方纔下得適見女在樹我下汝上汝上我下

看來諸貧人沉沒於窮困裏亦是重石一般時舉
手哭沒有救之時日衆債來責圍繞迫促不止兩
山合押真箇身體摧碎血淚滿地當下我作閻魔
面誰抱鬼胎請看前篇靜軒居士死時分光景苦
痛可知矣又諸情痴人惑溺色中初篇所謂那王
顏立見之於前爽見之於軀豈為異彼樹頭婦女
予嘗喻一情人曰經云外雖施端嚴相內唯衲諾
不淨猶如畫瓶而盛糞穢又云命終之後捐捨家
間經一七日乃至七日其身腫脹色變青瘀臭爛
皮穿膿流魚量虫蛆雜出臭處可惡過於死狗乃

至成白骨支節分散手足觸躄各異在處風吹日
曝雨灌霜封遂腐朽碎末與塵土相和故止觀云
未見此相愛染甚強若見此已慾心都罷如不見
糞猶能噉飯忽聞臭氣即便嘔吐又云若證此相
雖復高眉翠眼皓齒丹唇如一聚屎粉覆其上願
子觀此相除惑拘臭散為快樂不亦愚與情人哂
曰我雖愚豈不亦知其然要連義醜俱屬瓶糞兼
媼妍並歸塵土且畢竟淨穢不一乃與其嗜鹽女
寧撫毛攜我姑愛其皮相不亦可欤予嘆曰無緣
衆生難度嗚呼

大小叫喚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赭色衣口出
惡聲射罪人或駢入猛炎鐵室或以鉗開口而灌洋
銅或以熱鐵鉗拔出其舌已復生生則復拔
鳥在籠叫虫在樊喚人聽之而樂之而彼則苦矣
倡優上場歌妓登筵高叫絕喚並使人樂而我則
甚苦烏八人藝師叫出八声色千人會僧喚唱十
番牌事並見前亦苦也哉肩輿夫之前叫後喚車刀子
之軒叫輕喚苦也可知朝而乞僧叫化夕而擔郎
喚油書則叫體叫錫喚魚喚菜夜則喚蕎麥喚汁
粉叫歌曲叫按八晝間叫豆腐自昔日然夜分喚

茶飯創於近年並是苦声苦叫夜發女郎喚月寒
念佛衲叫霜不亦苦叫乎寡婦寒雨賣煨薯孤叟
夜雪鬻太福餅是其尤苦喚者口叫煨身將凍名
喚福人欲餓真是大叫喚聽者孰不哀烏彼則固
苦矣又使我淚也哉因思韓氏所謂兒号寒妻啼
飢這箇貧儒叫喚地

人之遊推門豪家而獻媚者其陪筵磕頭一盃聳
肩三盃羹新出又幾盃繪更來又幾杯家姬按曲
喝采中又復數杯其人已如泥矣不能復飲也盃
來則偷寫之別碗又寫又寫滿碗酒滄侍女瞧着

道碗中莫生魚否主人遂把一大白屬客懸物爲
纏頭容拜舞強倒之又懸則又倒爲既而宴罷卒
不能起也扶上肩輿途次嘔吐幾番倒胃分惠於
犬兒歸家即僵叫妻煎湯藥叫妾打頭痛昏睡一
場翌日未牌始醒而頭重如石骨軟神昏苦不可
言也先服鮮醒湯稍啜淡稀粥過午時猶未能健
起也亦遭豪族簡召勉強起更衣頭尚重與戴石
而出脚浪々眼昏々至則酒已酣卸石倒拜頭未
擡盃早集於石豈得不飲也鎖眉接盃是何等苦
楚真箇口中灌洋銅

吾貧人當急隨即拾收物件了走至典舖待兌數
銀子照管反覆點檢曰謝這等物件爭奈兌得難
值難值面壁吹烟貧人曰一時應急豈長久之策
內中一葛係目今緊要之物這般炎天爭奈欠得
不日必贖決不瞞過急急煩々說七說八半天坐
舖方纔得玉成登時歡喜真做得寶珠之思而時
月迅速早已新寒欺骨乃欲贖之則銀少息多一
時不能辨置權待就件中贖抽一著袍多嘴饒舌
不得不拜照管乞哀也遇霜又抽過雪又抽手段
百方種々設法嗟乎苦哉有拔與見拔之異同是

一大苦痛經曰拔茅連茹又云確乎不拔誠知這苦道理在天地開闢之始早已發揮未吾貪人欲免得焉哉

大小焦熱獄中獄卒投罪人臥熱鐵地上或仰或覆或置極熱鐵熬上猛炎炙之此地罪人望見前五地獄之火猶如霜雪

三伏之熱一滴沒雨天燒地焦金爍石流當下箇官人結束坐衙而判事神憤躄倦流汗如漿欲僵還警已暈復蘇乃謂焦熱獄豈外此官為羈吃這苦熱明早上疏斷然致仕人生幾何胡不游優

以娛餘年閑雲野鶴可以縱丘壑青山綠水可以洗風塵主意已定放衙歸第上廳則四方請謁黃陳白列至堂則盈為入室則滿為於是乎翻然變卦曰俟來月疏受苦如故

阿鼻地獄在大焦熱之下慾界最底之處以罪人受苦無間隙亦曰無間地獄經云阿鼻城縱廣八万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下有十八隔刀林周匝四角有四銅狗身四十由旬眼如電牙如劍齒如刀山舌如鐵前一切毛孔皆出猛火其烟臭惡世間無喻有十八獄卒頭如羅刹口如夜叉又有六十四眼迸散

鉄丸鈎牙上出高四由旬牙頭火流滿阿鼻城又城
內七鉄幢幢頭火踊猶如沸泉云々八万億千苦中
苦者集在此中又云前七大地獄及別處一切諸苦
以爲一分阿鼻地獄一千倍勝乃此獄罪人見焦熱
獄人如見他化自在天處

居士在娑婆嘗嘆曰吾人寒素雖然苦乎幸生繁
昌地方啜太平之餘澤乃有拔衣之苦未至東死
有乏米之患未及餓芋雖貸有舍雖敞有褐飯砾
有茶碗有較他乞兒幕天席地朝飢夕凍猶勝万
万俱不幸歟而失怙一生無父愚而守節沒世無

君無師故無學無父故無錢顧与乞丐一問耳既
而又嘆曰仰上面等差固無限下面亦不無些等
差想他乞丐上面仰我猶如自在天處適丐人過
門冷笑曰井蛙不知大海之廣獄卒豈知天上之
樂天下除我們外並苦人再並惱人再於利見枯
於名爲縛籠亦若驚辱亦若驚一喜懼一得失之
間寒水凍心炎炭燒腸吁名爲何物利所得幾經
筭營運抵死不悟哀夫子把物件誇我衣好笑有
物有則畢竟累殺汝來何若我幕天席地之無物
既已無衣免典贖之苦既已無竈省薪水之勞無

求無欲脫桔解縛無苦無惱忘寵遺辱或飢腸已
或寒肌已心則水清鏡明不受些滓不帶些汗意
往意來起卧只心所適茫茫堪棄孰得我自由自
在復何樂加之怎著句苦字可憐汝一生晝則奔
走雋講夜則勉強讀書將撒虛名湊實利何等苦
心何等刻意受苦無間豈不哀歎但其無錢幸有
些所似於我嗚呼樂地不遠自由在前盍未入我
社居士憮然曰命矣
右八大地獄靜軒有詩證
活々声中死復獲黑繩鉄斧伏冥誅

山崑合迫江湯沸火烈燒來獄卒驅
炎熱爛腸遭獸噬峭寒刮骨見刀屠
小呼大喚有誰救痛苦無間奈罪辜
死出山
說起那由旬繚那驛第一程有一坐山曰死出
有句詩道是
冥途數里漸沉潛一嶺却看攢翠尖
虛誕何唯疑佛說義皇曾登地山謙
一路極嶮四方極闊所在只聽見黃泉之聲雖然嶮
岨闇黑又沒肩輿可備又沒賃馬可買連貴人連富

族，不得不自走動去，正是

可憐長夜客，万里冷行裝

只聽黃泉響，不看見日光

只看個封侯，來過遇此嶮，怎生堪得一跌倒
地起不得苦楚，掉淚吱吱的哭了，隨後有個人傾
著身躲，聽了哭声，就忙問道：「得非我公麼？」侯顧看時
誰，思生時所寵宰臣某也。叱道：「你猶來累我麼？」寡人
暗弱，從頭被你騙起，遠賢近佞，又淫色又溺酒，刻剝
立制苛察，徵稅上壞祖宗之法，下傷庶民之生，因縮
了命數，大折棄館，及至蓋棺，方纔覺悟，奈一旦命絕

百悔難追，今乃陷此，未知向來喫着什麼苦。宰臣聽
說，且慚且泣，嗑頭道：「臣實知罪，欲身做万段，猶不足
贖也。然事既至此，如之何哉？情願自今更跟隨公於
冥路，待到那琰羅城，逐一告訴前業，把大大罪過擔
當。臣一身多々太々替公喫苦去了。原聞人將死，其
言善，况臣今已死了，何道理更賴我公，万劫受楚，以
不敢辭也。前日公即世，世子幼妙，臣就想道：「倒之在
我起之在我。」權比前朝發起吐氣，好生將世子只啗
頑要切禁讀書，漸勸酒，漸薦色，淫樂放蕩，愚之痴之
以堅我權，因把老臣囚了，把節士放了，只得使腹心

某等在朝，昼法叫馬做鹿，沒有個一人題不字。臣滿心歡喜，氣焰極熱，何等一夕染邪寒，往熱來生，已受了阿鼻之苦，藥力不效，功病狀漸沉，重思自非依佛，賴神救不得，隨即走人中山。在總奉百金乞妙禱，爭怎死生有命，徒教富貴歸僧，妙符不護，奇咒無驗，遂結果去了。且不止臣，身連妻孥，連婢僕傳染，不遺合家呻吟，沒有個看病的，想早晚陸續來，到且疫神言，我今奉上帝之命，奪在廷茲邪之魂，不多時，將一齊並頭發解去。公少歇息，待他們來，使大家扈從去，豈不好說。未畢，猛聽得吶喊四起，一隊軍馬闖進來，到赫

得君臣魂飛魄散，走動不迭。早被人馬圍繞，二人方在坡心叫苦，衆並叫道：「知麼？剝有報罪網，羊脫爲首一人。」大喝道：「你等必有些面善，我是你封內某村里，正是也當初不堪苛稅，率領衆小戶伏衙乞哀，你不止不依，把我殺了，又抄家私，又沒田地，殘刻立威，遂使闔封民庶或凍或餓，飲恨以死，骨已白骨，豈滅我衆，唾手扼腕待你等，又哩快受報，一齊待下手，慌得一人手麻脚軟，戰栗在地，泥首道：「苛酷之罪，君臣宜受報，還是尊卑之別，請看軀面，饒之衆怒，甯道幽明已異，何論尊卑，且我們將得果生，天你等却陷地。」

獄君臣今反前日快吃報說時遲那時早千挺万棒
乱打過去好像雨一般二人捉空叫苦一佛出世二
佛涅槃屁滾屎流里正忙道已々々恐怕打生還魂
人間二人叫声道已生了已生了
又看一對嫩郎娘双々相携呆々的來到好像捉對
蚕蛾死也不放正是

桃李碎風香未冷鴛鴦失水翅仍鮮

郎向娘道真心合契並結果了歡喜何比還是路程
迢々未知走々幾多山河過了身邊却欠些盤費分
文也沒有何如便好悔不向生前施方便且聞兩家

爹媽今皆懊悔變怒為悲痛傷臨尸說起你等亦大
早計怎不趁早央個多嘴的人家說利害以通知情
素彼此拚命相戀父母知之爭怎不托依其意兩家
遂結親永許為夫婦娘歡喜道好這等不如做藕生
工夫郎道正是但是不容易不孝之罪階捺落則已
矣或幸得生天堂要不無個手段春初時候待一大
紙鳶冲了雲來隨郎伸手跨去一逕下了人間去何
如娘道奴家嘗賽功德院聽說法聞天有三十六層
想紙鳶得能到那層天麼且聽居士靜軒說詩言上
天之載無声是知風箏不及天上郎搖頭道未必然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天難道不及得風箏不便待夏
天候雷公出即時附着那背去何如娘道吓霹靂裂
樹那里附得豈不利害或無恙把你我立地聳了郎
道聞之北溟有大魚曰鯤他乘海氣之運將徙南溟
那時搏上九万里好待他上來駕着下去豈不安穩
娘道險些下得不好葬了魚腹郎尋思一會拊腮道
好々有個妙策聞天堂有蓮座夫婦必託生一蓮內
乃待上那座相抱爲一塊似青蛙一般向水滾落去
而溺生則好娘隨喜合掌道這箇妙法可謂蓮花往
生

一小吏懊悔道想必定陷地獄我在世不知捉了幾
多人記得枉無辜討功賞啗重賂放大罪又罔上又
誣下自知犯罪居多悔今不及出汝及汝因果應報
免不得吃着苦想必定沈阿鼻且前路遇多少冤家
好生何如解說言未了背後有個人喝道記不記你
戴着上威鞭咎我強取口詞吃屈就刑何等遺恨快
受報早揮一拳打過去慌得吏人待抽身走前面又
遭個人遮闌一拳早來打去便待左走還是有人拳
來待右走還是有人拳來七拳八臂臂來拳往真箇
卷餅一樣也似吏人只管叫苦忽看個壯夫慌々忙

忙跑到，喝一聲，並把冤家翻筋斗，怒氣一發，眼裂眉
豎，大家抵擋，不過四散。五走者，影也沒有。壯夫忙
向吏磕頭，道：「堂初一件之凶犯，虧官人方便，得保個
頭兒，大恩久不報。今幸奉一臂之力，何喜如之。看時
看吏人已昏暈，不省人。壯夫急得不知所措，恰好遇
太醫來過，壯夫上前去，深々唱喏，忙道：「那人在此，催
難着々待死，請煩國手幸賜垂憐。」太醫回道：「好々職
係司命，何惜此乎？」上前來，盼一盼了，向夫道：「病家有
何來歷，受此苦惱？」夫低聲回道：「其實這般如是，醫吃
驚道：「吓我也不知誤治幾多人，等記得可下，却補可。」

補却下君臣，倒處帝王，錯劑事，雖異死，則一應報恩，
不免推知冤家在途待我，如何纔好。顧夫欠身道：「緩
急煩國手幸賜垂憐。」

個道：「學先生靜坐半日，如睡也，似如醉也，似既而攀
手來摩頂，撫脚，若心有疑矣。既而捉了天了，摸了地
了，嘆道：「這箇甚處，正知身已即，在魂怎不之，魄怎不
散。今而如是，安知不九天之上有天堂，而九地之下
有地獄。生時只思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
設此怖令爲善，誰知黃泉之底，果然開此界。程子云
學者於秋氏之說，直須如滔声義色，以遠之。我一心

奉是言，未曾閱梵書，罵佛極多，無乃陷地獄乎？孔孟程朱，如有靈願，救出願，救出拜空，磕頭拜了數番，願身如故，嘆口氣道：既入坎窞，潛龍可終，死用思我為儒來，口說仁義，身無實行，平時欺已，不曾慎獨，難道不為聖人之罪人，且安知夫子所謂不可陷也，不就地獄說詩云：招我獄，又安知非古人千歲之上，詠我今日，聞靜軒亦死，不遠必至，好生待他來，議一議，豈莫得一臂之助，却思彼則略取佛說，不甚排叔氏，或得其利益，安知不早已生淨土去，且他原來舊主見棄，以浮浪無依之故，權賣文字，做些生活，只言浪

人耳，羞儒字，不肯入我夥，或來亦恐不與我商議，戮力果來果不來，尋思一會拍平道，果來與彼時著繁昌記，諧譚無禮極，口罵查果然，獲罪於聖人，雖佞佛云，天豈容之，忽聽得警磬一聲，顧時看個有牛站任後邊作揖道：胡亂休費思，靜軒雖死，罪業未滅，今且續筆後記，蓋不得容易來矣。

三途河

罪淺渡頭流也，淺罪深渡也，水從深

冥誅不錯罪，深淺天道須知地獄心

過死出嶺有，大河曰三途，又曰奈河，經所謂育人

渡奈河是也。渡有三所。上流曰淺水瀨。水淺纔沒脛。輕罪者涉。爲中流。則有橋。用金銀七寶造之。唯善人得渡。至下流水深。且駛。爲惡人渡所。水中多毒龍。罪人並憚涉。有催行鬼促之。乃重罪者至此。先受苦。一番岸上有大木。曰衣領樹。有個翁坐了。樹上呼曰。懸衣翁。有個媪坐了。樹下呼曰。懸衣婆。待罪人上岸。奪衣。交翁翁秉懸之。樹抄是所以有懸衣之名。看那岸邊三個相依歇脚。一個吝錢的富翁。一個貪色的蕩子。一個則貪賤的窮漢。富翁向蕩子道。君羸。毀殊甚。不知何病。大折至此。蕩子回答道。不是別病。腎虛。

便是。小可在世甚愛色。極多淫婚。配十數。並都戮殺去了。其間東家竊杏。西舍拈花。百計千方。偷寒送暖。且養妾。不飽補。以院妓。淫樂之極。更遊地獄。翁道。古怪未聞。人間有地獄。蕩子笑道。翁得非講道學。廢私雋色。都人字曰地獄。原來隱語。繁昌記吉原之條。所謂人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便是。經云。遍在江海山林等處。豈亦此自然。其據山林屬佛在。垂之時。今則繁昌所有之吉原。所以漸微。那靜軒嘆道。吉原者。公花街也。可以候風信之盛衰。近歲私勝。公戊戌十二月。官下令緝。通巢穴。一時蕩盡。然而

已未丁酉凶荒來種樓賣者出途次扯着行人告訴
艱苦以售少女則言父親嬰病在床不止困買藥錢
連明朝之炊一粒也沒有請憐之中婦則泣迫飢遭
夫棄老婆則哭遇荒喪兒不免就裏真假混雜假之
漸多今皆見逐未逐間小可不擇老少不論真假亦
試了幾個了去年又聘一配而他極有本事小可抵
當不得遂漸漸贏了腎氣虛耗手柔脚軟到頭以驅
蠅兒雖然無氣力那話却是勃起得立將褲柱一般
也似及到易篲猶記賤肉抱着柱頭哭起了嗚呼之
聲在耳而身早沈此素聞嗜慾伐性真箇然矣便是

自業自得今又誰恨哉且聞色中偷人之妻最是大
罪乃邪淫之罪死受淫苦等身子羸毀到細小如針
方纔能意前生樂我也在這東西向來苦我也在這
東西思且趁早絕了本實先撇淫苦有方其如我何
哉因請煩尊手割之也可拔之也可願與我除此苦
根便揭起衣褲將那柱本朝着持來翁觀一觀了就
摩頂放踵唱采道好東西可謂國之柱石這等大柱
非尋斧鉞爭奈斷得豈我力所能聞老者不以筋力
為禮不敢不敢蕩子顧窮漢道請煩君君試拔窮漢
摩撫一遍嘆道荀將脫箠豈抽葱之比試拔一拔便

十七
雙手緊緊把住了一口拚命待抽蕩子鬻了眉兒味
苦道休扭休扭翁道少時忍苦小苦不堪何了大願
窮漢扭扭一會放手謝道碌碌梁材根蟠地軸爭怎
拔得掇我看來不如先受苦幾番待細如針剪一剪
來蕩子道呖待針何費思量翁道老夫有肺腑之言
不知君肯否實不瞞君等說老夫原來個財主錢過
北斗米爛陳倉却是天資鄙吝穿屨吃菲一生守錢
半文不花着錢貴於身以故過壯不娶意家增一口
苛約立法年中之費不下十金且其生下兒息數七
數八也難逆算或然加以乳母傭以穩婆不得不又

買婢又畜僕力不幸生子皆成長男婚女嫁大抵每
一個算百金通計費上千金其間使用山也難比孰
言子是寶以我觀之真箇退財白虎破錢窮鬼聞孔
夫子亡一子後竟不養半妾思亦惜其費秋尊絕人
道蓋亦在此是以不娶何期老來偶失守賸個妾始
知風月之妙味現是人間之極樂豈不歡喜頑耍數
旬倏忽命隕乃百万家私湊着落了他人之手幾個
照管好生莫得自在天妾亦必不閑空幾夜過豈可
惜不可惜以故人間之欲十分未了一分豈可恨不
可恨因請拙老權冒了君名字瞞過琰王吃多少之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妙計小可這里不肯便拍手立證窮漢道翁如覺苦
即時叫僕分些苦我亦十分有本事必定堪苦庶幾
身似針罷翁首肯道緩急必煩小心勿告訴他人抑
不知子亦何病折了壯年漢道僕原來窮鬼近日遭
個債主迫督責猛到便一連數日奔走乞借三親四
友並言目今值空乏不能相濟人々如是個個皆然
沒有個慷慨丈夫肯棄一金遂不堪窮窮洵然
走水結果了翁問道可惜死亦大還是所負幾千銀
兩漢回道一兩銀子纔是翁嘆口氣道何自輕之甚

老夫如識子於生時豈死之漢道想世人聞我死誰
個一人不爲翁言要是死後之常談試思當時僕乞
哀翁果快肯否翁沉思一會道肯不肯且舍之問動
子走水時候能脫衣帶否漢道身待死怎愛惜些衣
着翁道沒主意如此免不得窮且死要是自業自得
我豈肯慷慨當初相識且誠之耳

看一娼妓淡粧妖冶如花如玉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點立顧盼若有所待恰好撞着個郎至妓早伸玉臂
待捉郎吃驚走動不迭一跌頓地妓便緊緊揪住得
不動咬銀牙閃星眼眉倒髮立欲言未語一泓紅淚

淫苦豈不兩便情願使身子如針蕩子點頭道好好

汪汪掉落來方纔說起道白首不渝丹心指日山盟
海誓言猶在耳替你褪衣替你抽筭苦心典贖恁寒
送暖度婆之責姊妹之侮又甘楚又包羞意等臆計
手段百方替你騙起幾多儉父替你打壞幾個人家
罪業大小並擔當我身賣情也至竭誠也至竟連一
命斷送去了去年三月畜生你瞞過我道偕老之契
生怕難期情願死成夫婦便相抱倒了身子誰思你
水中棄我去了負心薄情不止哄我的又瞞神又弄
天孰道婦人水性我就水死還是不水性哩郎臉紅
耳赤深々謝道我豈有意棄卿倒是自幼知水欲死

自然不能妓道果然怎麼不火郎道非不思之也却
意莫連骨兒成灰麼恐怕無緣伴卿妓道如然怎麼
不縊郎道是亦非不思也聞救環者引了頸頭面貌
變樣莫認爲別人麼妓道怎不藥郎道飲毒者必敗
顏色或着爲他人妓道怎不及郎道及即死所以不
敢

兩個色空前後隨行一個念了佛名一個念了題目
南牟阿南牟妙叫得喉乾一声比一声低相對嘆道
一念一步漸向下面是豈得生天上知得佛名題目
並沒利益想吃地獄之苦少小削髮念經唱佛不知

幾萬億了。如來怎生沒恩菩薩怎生欠慈怎不來救
一救個人在傍問道師等除佛名題目外諸善能奉
行不奉行否諸惡能莫作不莫作否說驢並回話道
僧亦人也何必無惡業但只每做一件惡就念數口
佛惡業豈不消滅個人笑道如然師等抱花眠柳亦
豈莫誠了數番就唱數目有好話頭與汝聽了某地
某住持某位地頗高倒是色中之餓鬼密地養個妾
為內佛一日無事頑耍取樂猛報貴客來了和尚惶
忙淨手不及直把法衣穿了警吹一聲粧佛相而出
那時客已上前聽和尚忙納頭拜了上眉仰之何計

平昔所畏理寺侯某也便吃一大驚魂飛暈倒遂卒
不醒聞侯偶的逼就院待解和尚錯思突如拷罪即
唬死莫不師等麼禿駙笑道樣子則甚像還是我們
不這等小胆哩

寶橋

金光照幽巽寶氣鎮河馮
究竟非人造果然出鬼工
倒天星漢落貫地彩霓紅
一架窮千却誰言色是空

且說那寶橋金色煌發銀光映射好像彩霓截雨又

像金龍橫瀾孝子忠臣仁人義士簇々踰過內中一人凭着欄下喝采道錦帶橋雖美爭看這等佳麗矧矧橋雖巨怎似這樣結構兩國橋長大則長大日本橋闊狹則闊狹要非同日論也方今大平之極世漸向奢侈然豈觀這般美物有的道聞目今官嚴令猛戒奢靡因一切禁止不使點化金銀以飾什具乃并也簪也烟筒也諸凡金貝照輕重還其值舉收之于官庫令通天下洗侈羨歸質素可謂善政也因思如那秦皇鑄金人真無用之長物當時使他打造這般橋萬代不朽流惠後來惜哉有的笑道世間倘

有這樣物偷兒這里束手看々又鑽又鑿暗地掠去鑄作偽幣免不得世更多罪人秦氏之金像原來長物要是長城一般之失策當初此方如那相公打壞六々佛像以作銅錢則豈不羨事真箇有用可謂貽澤後世有的道側聞今日有人獲銅中得金之法豈不妙麼使世益多財有的道壞這橋作碎零銀子不知堂幾万金想其贍世豈大佛之比有的道所謂不患貧患不均依我觀之不如守儉一字徒多金銀不過撒奢侈之資且縱然多幣無緣衆生難領爭能贍了人々有的笑道何撒此窮神口氣你在世豈得不

腐儒麼

幾個催行鬼跼住，岸邊點了橋上躡的人等，個鬼說起道：那二位相公，近代希有之好人，端正易直體仁，執義敬忠，奉上愛惠，接下容賢，才絕請謁，乃無赫赫之名，有斷々之德，其意蓋待漸革舊弊，一新天下，惜哉！天不假年，並早，即，在，豈，可，惜，不，可，惜，跟，隨，相，公，那，叟，原，來，個，孝，子，他，少，時，親，老，家，貧，艱，難，忘，勞，奉，養，唯，樂，敬，以，養，之，色，以，悅，之，小，心，奉，遺，躰，未，曾，虧，行，辱，名，精，細，理，家，事，又，宜，兄，又，宜，弟，以，順，父，母，以，安，父，母，其，看，病，湯，藥，自，嘗，居，喪，哀，毀，過，人，乃，他，已，在，世，受，報，家

運漸昌，兒孫從滋，老來愈健康，保上壽，而死想那們果然到天上受無量之歡樂，如相公不壽，蓋係時運所在，佛菩薩來迎，趁早教他斷輪回，生佛界，那老僧則早年發願出家，戒行殊嚴，教以觀法，禪以見性，其講義不似他家，把強記博識，喋々賣嘴之鄙，頭漸見機，通別應人教聽者，自然隨分悟了，其人定不別設坐場，常言行住坐卧，莫不禪，世間如野狐禪，或坐卧眠，把盆水安着脚上，以其不願為如々不動處，則只是脚伎一般，豈不鄙其人如是，位地雖高，不欲傲士風，取威勢，况知如高家，方便算銀錢，且每眼把鉢

出化言是亦我道也六時念佛勤行不怠言是亦我道也或對着善男女勸成佛曰我道也何止人欲連草木連國土並了佛果是猶儒欲教天下之人皆明其德一般道理雖使不得不欲使也無此心非儒也欠此願非教也豈不好僧那宿儒則不偏訓話不執考据不陷於心學與理學只是主中專一奉孔氏學其說經義欲教後進履實地不走虛路體仁義所以爲仁義認人倫所以爲人倫由其道出其戶一般非如某徒誇說博專事文藝放縱無賴把道德置於度外也非如某偏見立異奇說驚愚高門戶盛儻

僕以銜業於世也陽粧枯淡陰熾利慾非如某也外面矜持內行干儼非如某也况豈肯爲託畫會化錢之鄙何況爲那靜軒著作戲本方便得錢這二人則自然裨益世道功德不爲不多聞往時四十七義士來過打扮一樣各自執戟提槍整々堂々守隊上前橋尾橋頭觀者如堵好像兩國橋觀烟花一般鬧熱唱采之声撒火出山翻三途河三途婆曾與我說記得演戲所謂勘平者真箇似家橋市村一標人物婆年紀方二八不覺看得呆了肚裏暗想情願配那樣郎過活一生豈不好笑隨後那尼幼小爲親鬻身爲

妓潤花以來小心陪容平等賣情使人並受利益
原來居其職不免撒些妄語未曾設甚方便陷地
獄之業時向玉面上被醉客嘔吐毫沒厭色或受大
話刮刺熬得不謝落籍後雜染捨了身佛門個鬼校
口道可惜這等義自這等老實世間罕有女人配封
侯呼丈人也好嫁巨室稱繻人也甚好必定正門必
定富家或做貧儒之妻好生堪辛堪苦你我宜解虎
皮禪錢他結些因緣日後自然得個良妻似那三途
夫婦偕老取樂
却說那三途婆坐着樹下待罪人上岸捉住禡衣多

少男女赤條條地叫寒叫凍着個罪人幾稱斂衣逐
一被棄下去哽々咽々泣下道請與一領獲寒婆喝
道你原來不仁而貴不義以富着親戚之飢不分些
斗米遇明友之寒不惠些片布自己却是飽雞膏披
鶴毛金帳遮寒錦墩占暖通不鮮世之苦况單據我
之欲地有箇話與你聽聞一貴人雪日坐了帳中叫
嬌兒掌爐火慢慢的斟酒酒力漸湧火氣方騰薰得
通身汗潤乃道天氣不正雪候還是軟暖老僕在外
面坐下沒有半星些火氣寒力透了骨兒稟道小人
居處氣節殊正是豈莫像你的樣子我待將你身子

連皮剥來，怎說句衣字。婆又捉個小女兒，為裸者得。腰下內裡紅濃々的映了，雪肌婆叱道：你亦得不。那私窠子麼果，守本分，爭奈帶着這樣好禪子。女兒道：奴家亦豈不知汗辱，奈爹媽把兒堂奇貨，除是算敗間之家業，欠不得珍重。蘊之婆道：與得罪，刈閻寧熟。諫你剛守本步，說着道理，這里不回父母之心。翁在樹上聽了這幾句議論，就叫声道：吾婆憐小娘子，鮮何道理。婆仰面閃了眼角，叫道：老畜得非起了賊心。我反不容哩，遂不依分說。連禪子乾々奪下去了。便是露出那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來，正是。

一餅饅頭只自愛，千金奇貨恐他評。

堂下女兒双手掩着羞物，羞々扭々俯地起不得。婆便推把一條布禪與了，發遣忽聽得撲的一聲，有物自空落。婆吃驚着時，看翁暈絕在地。婆惶忙起來，叫翁醒一醒，個催行鬼遠々看這光景，惶々忙々跑至。婆叫声道：快接水來。水々々來々々，鬼便回身下岸。掬一掬上來，只是惶忙及接過水，早已漏了。只是惶忙再去，一掬來。婆叫道：休惶，休惶。鬼乃徐々移脚，一步為一步，好像鞠躬奉圭樣子。婆急得叫道：快接來。鬼叫道：休惶，休惶。婆道：快來，快來。鬼道：休惶，休惶。一

時惶忙翁方纔醒，向二人道：「休惶，休惶，鬼道險些莫傷麼？」翁謝道：「多煩多煩，原來樹上之衣，食每夕墜，慣不足掛，貴意便待依舊攀樹去。」婆一力把翁拽倒，含着眼淚道：「畜生老賊，因瞧那美物，忽起了慾心，露出這等醜體，連我面敗了，今如此不知，日後把婆丟了，甚麼棄了？」定保不得翁怒氣一發，早起身來，走一拳打了婆臉兒，喝道：「放屁，是什麼話，亦撒這般嘔氣。」婆叫道：「潑賊負心，趁早交休書來。」翁道：「潑皮老死婆，胡亂休講，嘴又揮拳待打，催鬼急遮住了道：「休々々常言道：夫婦執事，狗兒也不吃着外欠，躰面內妨。」

衣食休々々一面勸翁，一面解婆，亂嚷一會，看數個罪人簇々上前來，內中個婦遭婆一力脫下，還是腰間不掛着內衫，婆笑道：「豈得不貧儒妻小，可憐你薄命生，嘗苦死受屈，可憐，可憐，便依舊與衣放遣，忽看個壯漢不待婆手，自親快脫了，兀自沒有寒色。」婆道：「咄，快活，你在世做什麼衣食漢道？」擲百万呼，駢叫：「臬不知在場中為人所脫，幾多衣着，又不知小可亦愧。」幾人衣領，所以脫慣，無寒色衣食，便是婆道好々速去，說到這地，欠婆躰面哩。隨後一人那話極不允，婆偷眼瞧着想道：「好東西，年來未看這般尤物，便道」

你筋骨不兀思幹事時今近蘭盆莫暫時留脚幫婆家務麼依婆說閻王面前替你方便某叩謝道得此撞擊何幸如之情願竭力奉養聽得堂頭有聲叫道休々畜生潑婆看着大話起了慾心待託事瞞過乃翁莫露出醜昧敗了我面麼使不得使不得婆抬頭喝道放屁是什麼話胡亂休講嘴翁道我眼未白使不得使不得一時復羊嚷起來某看光景不好悄悄抽身前進去了

業關

距三途河約十數里峰巒橫雲又拔碧又羊翠碧翠

間有一所塞關曰業關把守幾個吏鬼一字々坐着衙上前面幾條祭戟一本々林立張威又嚴又肅看兩個罪人双膝跪下深々唱喏道某等並是某藩人氏姓名何實以某月日死了個頭目鬼道你等果然士人必定解刀法槍術試使一刀來便叫個小吏鬼爲對士人道在下原來多病短學長廢今不能復使一本也請讓請讓頭目道不抱道之巧拙不論術之精粗試了一番取證耳休諷休諷早看小鬼拈條朴刀來進促道來々士人謝道堂不得堂不得爭怎敵得小鬼叱道你果士難道使不得推謝不起不復以

士禮待法外打去着血徒取苦豈如試一刀士人堪
不住促迫方纔起身取扑刀上進叱咤一声未交數
合早被那吏撲地打倒去頭目喝道大胆你待瞞過
我官吏去發你何使沒些刀法想短也不學哩士人
紅了臉兒告訴道實不瞞官人說某爲士則士但只
思太平之世劍術無用今日學之亦屬屠龍其實並
不曾學一手頭自道一手不學猶挾刀是何理士人
道是亦優而衣冠不過假之粧武風頭目笑起叫一
箇道你試講句語來說大學亦可說中庸亦可士人
道在下平昔所學專一主意外之意未經把書講說

夫子云天何言乎區々何費喙請辭請辭頭目云論
理正是但是以此證之關法所在枉講一句來個吏
早捧着各冊來放在面前士人將鬢頭搔一搔了謝
道不敢不敢在下其實不認一字上學則上從師則
從還是進取之楷儀不過藉以粧外面豈暇爲之日
夜走權門乞抬拳務撒人事枉買人情外疲奔走內
困消之所以不念一字伏願亮察賜憐頭目哂道聞
有文者必有武你已無文武亦可知嗚呼文武則二
而一一而二要是車輪一般道理士人分上奈何廢
之吁以你們拜官上職真是木彫泥塑豈可嘆不可

嘆二人叩頭道罪當萬生願得一生再疲奔走個罪人蹲下告訴道某地高某死在某日月小吏便放在算盤道試算一算來商笑道對帳步算是係小商家事業在下原來個豪商這等物未曾上手裏過不知乘除為何也身為高買富等封侯罩了陶朱架了倚頓穿錦吃玉養翠畜紅公候亦不佬着我生活不待况大夫况上今日七大夫比我高買賤已數等官等如不信試去人問觀看去本舖現在某地方住了大的高的又壯又傑支舖數十散在某地某地住了他別莊幾所府庫數万乃埋葬之日把万金殉柩現藏

在某上中請幸不見拒奉那埋藏充衙下使用說未了頭目滿面堆笑忙道豈負盛意好々君放心琰王帳前從宜方便好々少時休歇一盃錢行聊表芹意便拉商上了後堂賓主分席歸坐不一時小鬼捧壺檝桌陪侍排筵獻酬一番主人方開言道婆婆世界近日有何奇賓回道有々不止數件慢々奉話大坂之賊某來飢哺聚一時間鬧天鬧地豈不一大奇事然無幾伏誅嗣後畿內之民一時舞蹈不知何原故並廢衣食沒不個在顛家々剪錦個々裁繡飄紅揮綠競奇鬪美乃

京地億万段足剪裁用盡沒個

遺帛豈不亦開天翻地謂之跳々舞云真箇祖武來
未曾有之奇因或言帝土自古儉素成俗今日如
此可謂奇怪往時此條氏之末有這樣事凶兆可推
在下想道夫憂者嘆喜者舞歡喜舞蹈豈得不吉兆
翌年果然大檢天下更益安寧我言不錯喜可知主
人道江戶何如實道有々話入港小鬼忙々跑來稟
道如是如是不知何緣故且聽下文分詳

江戶繁昌後記初篇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93028